

中樂團內地六市巡演慶回歸

【大公報訊】記者謝敏嫻報道：今年適逢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二十周年、香港中樂團四十周年，藝術總監閻惠昌與中樂團攜手二十載，一如既往擔任「香港文化大使」，到海內外巡演交流。今晚該團在上海保利大劇院演出，藉此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中樂團正相繼在內地六個城市巡演，六月六日來到第四站——上海。六月二日在天津舉行巡演首場音樂會後，便馬不停蹄造訪了北京及瀋陽，六月九、十一日將先後到武漢和成都進行最後兩場演出。過去中樂團常到內地演出，但這次更是首次踏足天津和瀋陽。此次巡演由香港特區駐北京辦事處、駐上海、成都及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贊助。

《唐響》穿梭古今中西

巡演開始前，閻惠昌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今次巡演在選曲上別出心裁，堅持一張一弛、一剛一柔的曲目設計，意在向內地觀眾展現中樂團「植根傳統 銳意創新」的藝術特色；將呈獻多首橫跨傳統與現代的曲目，包括山西民間吹打樂《大得勝》、劉天華《良宵》、常演曲目《精·氣·神》、《黃河暢想》及香港作曲家伍卓賢作品《唐響》等。

備受矚目的《唐響》，是中樂團二〇一六年新樂季揭幕節目「周秦漢唐」中的作品，該曲融入西方交響樂、流行音樂、笙樂及箏樂等，多層次的樂章從回唐時代優雅的宮廷音樂，重返至香港當今都市的景象，表現穿梭中西古今繁華盛世的意境。

閻惠昌繼續解釋：「在唐代盛世時，中國在經濟、文化方面向全世界開放，其包容的精神讓長安成為世界的中心。《唐響》作者伍卓賢正是香港土生土長，集作曲家、編曲家、笙演奏家等於一身的音樂才子。《唐響》正是重現唐代長安盛世，同時展示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現代都市繁華。」

他認為香港包容、開放的都市精神，與唐朝盛世那種有容乃大精神一脈相承，在經濟和文化方面顯而易見；小至香港中樂團也是一個中西包容、不拘一格又自成一體的藝術團體，僅能演奏傳統經典，也不斷追求創新。今次巡演向內地觀眾介紹香港的文化魅力、音樂創作人才的多元特色。

「布郎鼓互動」亦是此次巡演的一大亮點。將演奏結合觀眾互動是中樂團在二〇〇四年開創並一直延續的傳統。「在第二屆香港鼓樂節，中樂團引入「布郎鼓」作為音樂會互動的媒介，那時是本地觀眾第一次接觸這樣的音樂互動，一千多名觀眾一同搖響布郎鼓，澎湃的鼓聲讓舞台上台下形成一片鼓的海洋。」閻惠昌道。

布郎鼓互動掀高潮

布郎鼓，亦稱搖浪鼓，是以前賣布郎叫賣用的。布郎鼓原來只是樂團幾十名成員演奏使用，二〇〇五年赴京演出吸取在香港的經驗，亦開始起用布郎鼓與內地觀眾互動。這種互動模式隨後被內地眾多民樂和交響樂團爭相引入。他解釋：「觀眾互動，是一個化被動為主動的過程，是一種投入，觀眾不再是單純的旁聽者，而是一個演奏者；中樂很大部分是取材於民間，更需貼地和大眾化，音樂就是要大家都奏起來。」

早在今年二月中起，香港中樂團已以一連串外訪巡演，開啓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系列慶祝活動；先後到訪俄羅斯及韓國，及參與深圳「一帶一路」國際音樂節。內地巡演結束後，中樂團緊接於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攜手浙江音樂學院國樂團，在港舉行兩場「魚躍香江」音樂會。

更多詳情可登入 Facebook「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慶回歸」的音樂會在巡演首站天津大受歡迎

香港中樂團供圖



▲北京觀眾搖動布郎鼓參與《黃河暢想》的演奏

香港中樂團供圖



▲海峰嶺(左起)、國家藝術基金會副會長趙少華、夏吾角、夏吾角之子出席巡展北京站啟動儀式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118唐卡作品亮相北京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在六月十日的「世界文化遺產日」到來前夕，熱貢藝術全國公益巡展北京站啟動儀式昨日正式舉行。活動現場展出了百位世界非遺熱貢藝術家耗時多年創作的一百一十八幅唐卡作品，是迄今為止全球最大的唐卡展，展品總價值逾億元。

熱貢即藏語中的青海同仁縣，形成於這地區的民族藝術遂被統稱為「熱貢藝術」，其主要包括唐卡、堆繡、泥塑等藝術形式。二〇〇六年熱貢藝術被國務院列入首批中國非遺名錄。二〇〇九年，熱貢藝術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遺代表名錄。

非遺傳人、著名唐卡藝術家夏吾角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熱貢唐卡十分珍貴，每一幅作品都需要耗時數年方能完成。儘管工藝十分複雜，但在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扶持下，熱貢藝術已經得到越來越好的傳承。

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保護和發揚唐卡藝術、香港內蒙古社團總會會長海峰嶺向記者透露，今年十一月熱貢藝術將首次大規模走進香港，屆時香港市民可近距離領略這一世界非遺文化的魅力。



▲展覽一隅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主演顏俊豪、謝裕鈴演繹一對小情人月下浪漫共舞



▲演員顏俊豪演繹Michael Jackson四十五度傾斜經典舞步

《鏡中人》向米高積遜致敬



▲主演黃靖程(前排中,紅衣者)帶領一眾小演員演繹Michael Jackson金曲《Thriller》，引起全晚高潮

何俊輝

春天實驗劇團向來善於炮製一種音樂劇，就是替樂壇巨星或著名創作人度身訂造劇本，向他們致敬。劇情雖或多或少有虛構成分，但總能呼應所選歌曲的歌詞內容。

回顧以往劇目，主角梅艷芳、陳百強、黃霑等人當然沒可能於台上亮相，但「春天」找來一些演員，演得維肖維妙。是次由張家銘提供故事意念兼導演，並由Louisa Caraffi編劇的《鏡中人》(MJ - Man in the mirror)，是「春天」首個用同類劇作處理手法向外國樂壇巨星致敬的全英語演出，主角是已故的米高積遜(Michael Jackson，下稱「米高」)。

三男二女追求夢想

米高的歌曲不止是情歌，相當多歌曲還涉及追求夢想、兒童的教育與困苦、年輕人的成長是否健康、戰爭與和平、貧窮、環保、動物生存權……題材見大愛兼廣泛，要變成劇本情節並不容易。編劇的做法聰明：安排五位年輕主角追夢，他們分別角/正當導演、記者、老師、歌手、作家的主角，在夢想、經歷上都跟米高眾多歌曲的歌詞連連。如Ben(張家銘飾)到外地採訪時目睹了戰亂和生態破壞便令他唱起《Earth Song》這首關於戰亂與環保的歌曲，又如Sandy(謝裕鈴飾)用歌曲《ABC》具體地向觀眾展現她從事教育工作的理念。

為何是五位主角？這明顯是向米高在樂



▲Michael Jackson經典招牌動作

壇獨立發展前跟其家族成員組成的五人男子歌唱組合The Jackson 5致敬。編導將五男子改成《鏡》劇中三男二女也是聰明的，因觀

眾可能對五位不熟悉的男演員感到易混淆，而且有女角色亦便於炮製愛情線。

《鏡》劇的愛情線予人較急速和欠細膩之感，觀眾先是聽到Danny(顏俊豪飾)與Sandy墮入愛河時合唱《The way you make me feel》，跟着二人合演的下一場愛情戲卻分別唱出《She/He's out of my life》的歌詞，兩場戲之間發生什麼事導致有這巨大的轉變？劇中只以一句「Danny做人沒打算」來交代，究竟Danny有做或沒做過什麼事情令女方深感男方「沒打算」並決心分手？沒有任何劇情交代。

接着，Danny為求Sandy原諒及想復合便寫了一首詩並找Robin(何志文飾)幫他拍了一條短片，然而求復合詩、短片的出現就代表Danny已變成一個對自己、對Sandy「有打算」的人嗎？劇中也欠缺交代。奇怪的是，當Danny與Sandy復合後，Sandy竟與Ben一起跳踢踏舞，兩人跳舞的默契與眉來眼去便有點曖昧，令筆者疑惑：Ben變成Danny的情敵嗎？

戲劇懸念吸引觀眾

劇首一條訪問短片簡潔地道出五人的夢想並呈現出「人人皆有夢想」的正面年輕人形象，能刺激觀眾想到：自己有什麼(未實現的)夢想？劇首亦見Ben坐在輪椅演講(Ben似為鼓勵年輕人追夢而搞活動兼演講)，為什麼要坐輪椅？這是個用倒敘法炮製戲

劇懸念吸引觀眾把戲追看下去的聰明招數。

Ben為自己的信念、夢想在戰亂地區遭炸傷的高潮戲，炸傷劇烈的震撼場面加戰亂錄像畫面令人不安，便像與劇未重現的坐輪椅演講戲回應了電影《狂舞派》中「為夢想，你可以去到幾盡？」的精警對白，教筆者為Ben的人生歷程而感觸動。

想做導演、歌手的Robin、Annie(黃靖程飾)同樣先在食肆打工賺取學費或各種生活費，踏實的追夢情節易教正追求夢想但又感到生活艱難的觀眾共鳴。追夢戲的另一高潮戲，是新聞報道說大學要取消跟藝術相關的學系，眾年輕人便齊聲說：「No！」並唱出《They don't care about us》，盼教育部門關注愛藝術年輕人進修上的實際需要，雖然香港沒出現大學取消藝術學系的事件，但小學殺校與大學取消一些科目(因報讀人數不足)的事件仍時有所聞，觀眾是不難體會Robin的無奈，願香港的大學別發生同類事件。

五人在唱完歌後更一起拍片，以替Robin證明他真是有藝術方面的才華，該片除了能將《Bad》、《Thriller》等較具電影感、夢幻感的高歌容納其中，也使原本踏實的追夢戲變得極具戲劇性兼夢幻。影片拍完後娛樂公司看中Robin的拍片能力，找他當助導，也看中Annie的歌藝，找她當職業歌手，就連Danny也同時晉升為副校長(Danny替Robin的影片當編劇後來當副校

長有何關連？沒劇情描述)，實踐夢想的過程和人的進步好像變得非常容易，顯然是編劇面對超過二十首歌曲的「春天式」音樂劇時，未能將某首歌涉及的追夢經歷寫得詳細。當然現實確有許多一舉成名的例子，讓圓夢過程容易些在勵志(激勵觀眾追夢)的角度上也是好事。

五名演員的歌與舞都演繹得好，最重要是他們把米高的台風模仿得神似，尤其moonwalk把身體傾斜的招牌動作博取到觀眾最多尖叫和掌聲，但五人的唱腔始終做不到黑人音樂的騷靈味道。《Thriller》演唱時，有一大班小演員像參加萬聖節派對般化了妝扮鬼怪，場面熱鬧過癮，盡見小朋友的可愛之處，而小演員們亦有在《We are the world》中似扮演世界各地的兒童，可是服裝設計師卻沒讓他們穿上各國的民族服裝，視覺效果大減。《鏡》劇最奇怪是安排陳智在劇首劇末唱歌及跳現代舞，所唱的雖是米高的歌，但她的出現跟米高的歌與五位主角格格不入，若編導是要表達長大了的人仍可享受藝術的樂趣，傳達信息的效果就毫不突出。

米高演唱時常戴上銀色或紅色的閃亮手套，五名主角便戴上同款手套，加上每場戲都有切合戲劇場面與歌曲的靜止或轉動錄像畫面，整齣戲在視覺上就顯得目不暇給。

(相片由春天實驗劇團提供)